

百年畅销经典 全球销量上亿

S H E R L O C K H O L M E S

福尔摩斯

探案全集 ②

〔英〕柯南·道尔◎著

吴朝华◎译

孤身
骑车人

四
签名



百年畅销经典 全球销量上亿

S H E R L O C K H O L M E S

福尔摩斯

探案全集 ②

〔英〕柯南·道尔◎著

吴朝华◎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/ (英) 柯南·道尔著 ; 吴朝华译. -- 济南 : 山东友谊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516-1461-0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 ②吴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小说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06018 号

fú ěr mó sī tàn àn quán jí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主管单位: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山东友谊出版社

地 址: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编:250002

电 话:出版管理部(0531)82098756

市场营销部(0531)82098035(传真)

印 刷:清苑县永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32 开

规 格:148mm×210mm

印 张:40

字 数:120 千字

定 价:298.00 元(全 10 册)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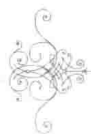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四签名	1
演绎法	1
离奇的案情	7
寻求解答	12
秃头男子的故事	17
樱沼别墅的悲剧	27
福尔摩斯的判断	33
木桶的插曲	42
贝克街的非正规军	52
线索中断	59
凶手的末日	69
绝妙的阿格拉宝物	77
乔纳森·斯莫尔的离奇故事	82
孤身骑车人	105



四签名



演绎法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落里取下一瓶药水，再从一只整洁的摩洛哥搓纹皮革匣子里取出皮下注射针筒。他用那洁白、纤长、敏感有力的手指装好尖细的针头，将左臂的衬衫袖口往上卷起。他打量了自己已经有许多针眼的胳膊一会儿，便把针尖扎入丰满的肌肉，推动着小小的针筒，然后靠在绒面安乐椅里，舒心地长长叹了一口气。他每天都要这样注射三次。我看他这样有好几个月了，虽然感觉习惯了，但心中总是不以为然，有点疙疙瘩瘩的。

“今天，这东西，”我问他，“是吗啡，还是可卡因？”

“可卡因，”他说，“浓度百分之七十。你要试试吗？”

“我可一点也不想。”我没好气地冲他说。

他笑笑，对我的不满他并没在乎。“这话倒没错，华生。”他说，“我也知道这对身体有害，但能让我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、兴奋，能提起精神，这么点副作用也就无所谓了。”

“但你要考虑一下，”我诚恳地说道，“这里面的利弊！你的大脑，就算正如你说，得到刺激，感到兴奋，可毕竟这是伤害身体的做法，它会引起器官组织的一些异变，最终使得功能永久性地丧失。你也知道这会对身体造成多大的损害，这实在得不偿失。



听了我的话他倒没有生气,他把十个手指对齐,双肘支撑在椅子的扶手上,反倒像是对说话充满了兴趣。“我这个人,”他说,“喜动不喜静。尽可以给我难题,给我工作,让我破解最深奥难懂的密码,交给我最繁重的分析任务,这样我才能感到浑身充满了力气,这样才能不用求助于其他的感官刺激。我最不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了。我盼望精神上的刺激与兴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己选择了这么个又苦又累的职业,不妨说还是由我开创的这个职业,因为全世界还只有我一个人从事这门行当。”

“唯一的一个私人侦探?”我问,耸了耸双眉。

“独家私人顾问侦探。”他回答,“我相当于刑事侦查方面的最高法院,拥有最高裁决权。不管是格莱森也好,雷斯垂德也好,就算是阿瑟尔尼·琼斯也好,他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——这是经常的事,并不稀罕——都会来向我请教。我以专家的身份调查材料,给他们权威的意见。每次遇到这种情况,我都不和他们抢功劳,我的名字也不在报纸上露面。工作本身,在特定的领域里发挥了我特有的才能,使我从中得到乐趣,这就是我得到的最高报酬。我工作的状况,在杰斐逊·霍普的案子中,你已经亲身经历了。”

“没错,的确如此。”我真诚地答道,“这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件奇案。我已经把所有的经过写了下来,成了一本小册子,还给它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,叫《血字的研究》。”

他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。“我大体上看了一遍。”他说,“说实话让人不敢恭维。”

“但是案情的确非常像小说嘛。”我反驳道,“这是事实,我不能有一点歪曲和改编。”

“有些事情是可以删去的,并不是必须要写的。或者说,写起来至少要有轻重主次的分别。这件案子中唯一值得花费笔墨的,是我怎样精确地运用了分析推理的方法也就是演绎法,从事件的

结果推导出原因,然后一举侦破。”

对他的这番话我感到不是非常高兴。原指望写这篇东西可以博得他的欢心,结果反倒遭了批评,实在是事与愿违,费力不讨好。

“最近,我的探案业务已经发展到了欧洲大陆。”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说道,把欧石楠根的老烟斗装满了烟叶。“上星期有个叫福朗斯瓦·勒·维亚尔的人,来向我求教。这个人大概你也知道,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已经崭露头角。他具有凯尔特人的敏感性、灵活性,可惜欠缺广博的学问知识,这对进一步提高技术本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。他请教的是一件遗嘱案子,非常有意思。我给了他两个类似的案例做参考。一个是1857年里加城的案子,另一个是1871年圣路易城的案子。这两个案子给他指明了方向。这里有一封信,今天早晨刚收到,他对我给他的帮助,在信中表示感谢。”

说着,他把一张皱巴巴的外国信纸丢给我。我看了看,信上充斥着许多过头的恭维话,都是些什么“伟大”“手法高明”“行动果断有力”等,这种如此热烈的赞扬话,正是法国人惯于使用的语言。

“倒像是小学生在夸奖自己的老师。”我说。

“啊,我只是给他一点帮助,他是过奖了。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轻声说,“他自己有非常高的才华。一个理想的侦探,应该具备的三大条件,他具备两条。他有观察能力,有分析能力,所缺的仅仅是知识,这一点很快就能补足。他现在正在把我的几篇小文字翻译成法文。”

“你有作品?”

“哦,你不知道?”他惊奇地说,大笑着。“是啊,非常惭愧,几篇小论。都是刑侦技术性题材。这儿有一篇,举个例子——《论各种烟灰之鉴定》。文章列举140种雪茄烟、纸烟、烟斗丝的烟

灰,配上彩色版插图,形象地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。这是在刑事案子中经常会出现的证据,有时还是最关键最重要的线索。

“你确实明察秋毫。”

我诚恳地说,“不过还得看你在实践中应用啊,你所说的,是观察和分析,当然这两者或多或少相互有些关联,可说是一回事。”

“喔,未必是一回事。”他答道,惬意地往椅背上一靠,吸着烟斗,吐出一圈圈浓浓的蓝烟。“比如说,我由观察知道,今天早上你去过威格莫街邮局,我再做推理分析即演绎,才能知道你是去发电报的。”

“太对了!”我说,“这两件事都叫你讲对了!但是,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。那是我一时忽然想起来的行动,对谁也没说起过。”

“事情其实非常简单。”他说,看着我惊奇的样子觉得非常好笑,“这太简单了,说穿了,也就一点都不稀奇了。不过,通过解释,也好做个区分,告诉你什么是观察,什么是分析。观察让我看到你鞋帮上沾着的一点红泥。威格莫街邮局前面的人行道正在被挖掘,泥土被翻上来堆在路上,要进入邮局就非得踩着这些土。翻上来的就是这种红土,这是那里特有的,周围其他的地方据我所知,都没有这个。观察到的就是这么多,剩下的就要分析了。”

“好,那你是怎么分析出我是去发电报的呢?”

“啊,这个我当然知道。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坐在你的对面,没看到你写一封信。我还发现,你的抽屉打开了,里面有一大张整版的邮票,还有一整捆明信片都没有动过。那么你去邮局,不是去发电报,还会干什么呢?”

“这件事的确是这样的。”我想了想,回答他道,“这个问题,正如你所说的,再简单不过了。那么我给你一个复杂些的怎么样?考一下你的理论,你可不要认为是我存心为难你。”

“你说过,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过的东西,难免都会留下使用者的特征和痕迹,在受过特定训练的人眼里,都能够被识别。现在,我有一块手表,是最近刚刚到我手上的。麻烦你帮我看看,告诉我原来主人的性格、习惯好不好?”

我把手表拿给他,心里不禁偷笑。因为照我看,这次考验他是没有办法通过的,我是成心想给他个教训,杀杀他平常动辄就独断专行的威风。

他把表放在手上掂量了一下,认真看了看表盘,又打开表盖,仔细观察里面的表芯。他先用肉眼看,又用高倍放大镜察看。最后把表盖合上,把手表还给我,一脸的沮丧,惹得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了。

“几乎没有什么痕迹可寻。”他开口了,“这表是最近刚洗过的,最重要的痕迹都洗掉了,我看不到。”

“你说得对,”我回应他,“到我手里之前是经过冲洗的表。”

“虽然迹象不多,不令人满意,我的研究也不能说完全是一张白纸。”他高深莫测地说,双眼半闭无神地仰望着天花板。“姑且就说一说,希望你能指正。据我判断,这表原来是你哥哥的,是你父亲留下的遗物。”

“这个算被你猜到的,不奇怪。表壳上刻着‘H·W’字母,是吧?”

“没错。W是你的姓。表的制造日期是将近五十年之前,刻的字母与表应该有一样长的历史,所以这是上一代人定做的表。一般人习惯把珠宝类传给长子,长子往往与父亲同名。你的父亲,我没记错的话,已去世多年了。因此,这块表就传到了你哥哥手里。”

“到现在为止,所有的这些都是正确的。”我说,“还有什么吗?”

“你哥哥是个不拘小节的人——生活比较邋邋遢遢,不修边

幅。一开始他非常有前途,可惜都被他丢掉了。生活得非常潦倒,偶尔情况也会非常好,他最后嗜酒,也是死于酗酒。这些,都是我通过观察和分析得到的。”

我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,在屋里烦躁地来回踱步,心里充满了痛楚。“你这也太不光明正大了,福尔摩斯。”我说,“真没想到你会来这一手。你一定是事先早就了解了,对我哥哥的悲惨经历知道得非常清楚,现在又装腔作势来进行什么分析推理。你认为,我会相信你能从这旧表上把这些都看出来吗?还如此刻薄!你不就是在搞骗术吗?”

“我亲爱的华生,”他平静地说道,“请你接受我的道歉。我把它当成纯粹的一个科学问题来推断,忽略了具体的亲情,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家事。不过,我向你保证,在把这块表交给我之前,连你是不是有哥哥这件事我都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怎么可能说得那么准确呢?你说的每一点都跟事实相吻合呀!”

“啊,也算是运气好吧。我讲的只是一些估计,可能性而已,自己也没想到会那么准。”

“难道不是你恰好猜个正着?”

“不,不,我这人从来不猜谜。遇事只凭猜,可不是个好习惯——这会影响正常的逻辑推理能力。我们具体来说吧!一开始我就说,你哥是个不拘小节的人。这块表在表壳下面有两个凹痕,表面上全都是磕碰的痕迹,这肯定是不好的习惯造成的,总把表搁在放有硬币、钥匙这类东西的口袋里,都不专门分开放在另一个口袋里,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。光是这块表就如此值钱,那么在其他方面,算得上是富裕人家应该没问题了。”

我点头示意,表示同意他的分析。

他继续说:“而英国的当铺有个惯例,就是每收入一块表,都会用针尖在表壳里面刻上当票的号码。这办法比挂牌子还要好,避免

了号码牌遗失或搞错。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表壳时,发现这样的号码至少写过四个。那么,结论就是——你哥哥经常陷入经济困顿中。而他的境况有时又非常好,不然就没有能力去赎回手表。最后一点,你注意看里盖上面这个上弦孔,这孔的四周有无数划痕,这应该都是用钥匙戳的。意识清醒的人怎会插钥匙时弄出这么多的划痕呢?只有爱喝醉的人的表才会这样,你可以去查访一些这样的人,他们的表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伤痕累累的。夜间上弦时,手颤抖就会留下这样的痕迹。难道这还有什么奇妙之处吗?”

“啊,经你如此一说,我茅塞顿开了。”我答道,然后又说,“刚才真的是错怪你了,请不要见怪!没想到你有如此高超的洞察分析能力,我真是领教了。你目前接手新案件了吗?”

“目前没有,所以我才注射可卡因。只要不用动脑子,我的日子就非常无聊。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?”

他言辞如此消沉激进,我正准备开口反驳他,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女房东进来了,手里的托盘里放着一张名片。

“一位年轻的姑娘想见您,先生。”她对福尔摩斯说道。

“玛丽·莫斯坦小姐。”他看着名片说,“嗯!这名字非常陌生。请这位小姐上来,赫德森太太。别走,华生。你在这儿待着,不要离开。”

离奇的案情

这一天,我们迎来了莫斯坦小姐。她走进房子时虽姿态沉着,但步履沉重。她留着一头短发,身穿着一身暗褐色的毛呢料做的衣服,没有丝毫的花边或装饰,头上戴着一顶相同颜色的帽子,一根白色的羽毛插在帽子边缘上,手套也搭配得非常合适,这一身的装扮都非常适合她与生俱来的气质。

当我的朋友请她坐下的时候,我看到她嘴唇微微动了几下,

双手颤抖,显示出发自内心的紧张和不安。她说:“福尔摩斯先生,我之所以来这里向您请教,是因为您曾替我的女主人希瑟尔·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起家庭纠纷的案子。对您的帮忙和技术她是非常感激和钦佩的。”

他想了想回答道:“希瑟尔·弗里斯特夫人呀,我记得曾帮过她一个小忙。那件案子,我记得非常简单。”

“她并不觉得那非常简单。最低限度的话,我向您请教的案子您不能也同样说简单。我想再没有什么事情比我现在的处境更离奇更费解了。”

福尔摩斯搓着双手,双目炯炯发光。他的身体从椅子上微微前倾,在他那清秀而鸱鹰一般的脸上出现了注意力极其集中的样子。

“请您说一下您的案情吧。”他兴致勃勃而又郑重其事地说道。

“简单来说,事情是这样的,”她说道,“我的父亲是一名军官,他一直在印度工作,是他们团里资历最老的上尉。在我非常小的时候,父亲把我送回了英国。我母亲去世得早,国内又没有什么亲人,由于工作非常忙,他没有办法照顾我,于是把我送到爱丁堡的一个环境舒适的寄宿学校读书。在那儿我度过了十七个春秋。”

“1878年,我父亲请了一年的假,准备回国。他曾在伦敦给我发来电报告诉我说,他已经平安地到达了伦敦,住进了朗厄姆旅馆,并叫我立即过去与他会合。他的电文中充满慈爱。收到电报后,我便立即动身赶往伦敦。一到伦敦我便坐车赶到了朗厄姆旅馆。那儿的司事告诉我,莫斯坦上尉的确住在那儿,但是自从前一天晚上出门后就没再回来过。我待在那儿等了一天,他仍然没有回来,也没有任何消息。夜里,我担心发生了什么事,便接受了旅馆经理的建议,去警察署报了案。第二天一早,在各大报纸上刊

登了寻人启事。不幸的是,我们的寻找没有任何结果。那天之后,我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我父亲的消息。我可怜的父亲,他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祖国,原本是想可以享受天伦之乐,可没想到……”

她用手捂着脸,话还没说完,已泣不成声。福尔摩斯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,然后翻开他的记事本开始询问。

“您还记得具体的日子吗?”

“1878年12月3日,他是在那天失踪的——现在已经差不多过了十年了。”

“那他的行李现在放在哪儿?”

“还放在旅馆里。我之前曾经翻看过,里面有些衣服和书,还有不少来自安达曼群岛,就是他以前工作过的一个岛的一些古玩。我从行李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当作线索的东西。”她回答道。

“您知道他在伦敦有什么朋友吗?”

“我只知道一个,他就是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,我父亲和他在同一个团里服役,他曾经和我提过这位少校。前一段时间这位少校退伍了,现在住在上诺伍德。我曾和他联系过,可他连我父亲回英国的事都不知道。”

“这可真是奇怪。”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“我还没有说到最奇怪的事情呢!大约在六年前,准确日期应该是1882年5月4日,在《泰晤士报》上刊登了一则广告,征询玛丽·莫斯坦小姐的住址,并提到如果她回应的话,是对她有利的,下面没有任何的署名和地址。那时我刚到希瑟尔·弗里斯特夫人家里当家庭教师。与她商量之后,我在报纸的广告栏里刊登了我的住址。有人当天便从邮局给我寄来了一个小纸盒,里面装着一颗非常大的光泽闪耀的珍珠,盒子里没有写一个字。从那以后,每年的同一天我总会收到一个同样的纸盒,里面装着一颗同样的珠子,我一直没有找到发信者的任何线索。经过懂行的人鉴定,说这些珍珠是稀有之宝,价值连城。你们请看看这些珠子,确实非

常好。”

说着她就打开了手上一个扁平的盒子，我见到了平生从没有见到过的六颗上等珍珠。

福尔摩斯说：“您所说的非常有趣，还有其他的情况吗？”

“有，今天一早我又收到了这封信，请您看一看，这也正是我来请教您的原因。”

我的朋友说：“谢谢，请您把信封也递给我！”邮戳上写着，伦敦西南区，日期，9月7日。啊！角落上有一个大拇指的印迹，可能是邮递员的。纸张非常好，信封六便士一札，写信的人对信纸信封都非常讲究，没写发信人的地址。“‘今晚七时请到莱西厄姆剧院外左边第三个柱子前等我。如果怀疑，请带朋友二人同来。您是一个受委屈的女子，一定会得到公道对待的。不要带警察来，否则我们就不能相见。您不知名的朋友。’这真是一件有趣的神秘的事情，莫斯坦小姐，您准备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正是我要和您商量的事情呀。”

“一定得去。您和我，还有——没错，华生医生也是我们需要的人。信上说，两位朋友，他一直是和我一起工作的。”

她用请求的目光望着我，向福尔摩斯道：“但他愿意去吗？”

我热忱地说：“能为您效劳，非常荣幸。”

她道：“两位这样讲义气，我非常感激。我非常孤独，没有朋友可以帮忙。我大约六点钟到这里来，应该可以吧？”

福尔摩斯道：“这可不能再晚了。还有一点，这封信与寄珠子的盒子上面的笔迹一样吗？”

她取出六张纸来：“都在这里。”

“您考虑得非常周全，在我的委托人当中，您的确算得上模范了。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吧！”

他把信纸全部铺在桌上，一张一张地对比着又说道：“除了这封信之外，其他笔迹都是伪装的，但都出于同一个人，这毫无疑

问。您看这个希腊字母多么明显,再看字末的字母的弯曲。莫斯坦小姐,我不想给您任何没有把握的希望,可是我非常想要知道,这同您父亲的笔迹有没有相似之处?”

“一点也不像。”

“我想也是如此。那么,我们就在六点钟等着您了。请把这纸都留下,去之前这段时间里,我还可以研究研究。现在只有三点半。好,回头见!”

“回头见。”我们的客人说。她那明媚、温柔的眼睛看看他,看看我,珠宝盒往怀里一揣,匆匆地走了。

我站在窗前,看她轻盈地在街上走去,一直看着她的灰色小檐帽和一根白羽毛在黑压压的人群之中,渐渐远去,逐渐消失。

“多么动人的一位姑娘!”我赞叹道,转向我的伙伴。

他再次点燃了烟斗,垂着眼皮,靠到椅子上。“是吗,她?”他无精打采地说,“我倒没注意。”

“你真是一架机器,是一个自动计算器。”我大声说,“你有时候其实没有一点人情味。”

他温和地笑着。

“至关重要的一点,”他大声说,“你在作判断的时候不要向个人品貌倾斜。一位当事人、委托人,对我只是一个单位量,问题的一个因子、因素。感情这个东西,会干扰理智,使人变得不清醒。告诉你,我平生所见的一位最美最美的绝代佳人,竟为了得到保险赔款,活活毒死三个小孩,结果被判处绞刑;我认识的一个外貌奇丑、最不讨人喜欢的男子,倒是一位大慈善家,捐赠将近 25 万英镑救济伦敦的贫民。”

“这根本不是一回事……”

“不应有例外。有了破例,也就没有了定律。你研究过笔迹吗?对这个人的笔迹,你有何高见?”

“写得比较整齐并且非常清楚,像是生意场上的人,做事不马

虎,属于非常有性格的人。”

福尔摩斯摇摇头。

“看看几个长字母,”他说,“出头几乎都没有高过左右的一般字母,那个d像a,L像个e。有个性的人不论字写得有多难认,字的高矮总是分明的。他的K都写得摇摆不稳,大写字母显出这个人应该非常自负。我现在出去一下,我要去找一找参考资料。这本书推荐你看看——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,温伍德·里德的《成仁者》。一小时之后我就会回来。”

我坐在窗前捧着一本书在看,但是思绪却并没有在研究这位作家的杰作。我的全部思想都专注在刚才来访的客人身上——她的一颦一笑和她生活中所遭遇的离奇事件。如果她父亲失踪的那年她十七岁的话,那么她现在就是二十七岁了,这正是青春开始消退、转到开始经历世事的阶段。我就这么坐在那里出神,直到出格的妄想闯入我的脑海。我因此急忙坐到桌前,拿出一篇最近发表的病理学论文来仔细研读,用来遏制我的妄想。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?一个陆军军医,拖着一条伤腿,又没有什么钱,怎么能有这样的妄想?她只是这件案子里面的一个单位,一个因素——没有其他什么了。如果我前途一片黑暗,最好还是坚强地承担未来,不要再去痴心妄想,企图扭转自己的人生吧!

寻求解答

福尔摩斯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回来。他满脸红光,神采飞扬,精神抖擞,他的情绪在曾经的低落之后,终于又开始大放光彩。“这件事其实没有太大的玄机,”他说,端起我给他沏好的一杯茶,“事实再清楚不过了,只能有一种解释。”

“什么!这么快你就把问题给解决了?”我惊讶地说。

“哦,当然并不是全部的细节。我发现了一个事实,这说明了一

些非常重要的问题,但是并没有告诉我全部的细节,也就是说,一些细节我还不是完全地肯定,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才行。情况是这样的:我刚才查阅了《泰晤士报》的旧报,看到上面有一篇上诺伍德·舒尔托的讣告,他是前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少校,于1882年4月28日去世。”福尔摩斯解释道。

“恕我愚钝,福尔摩斯,我实在看不出这讣告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。”

“看不出?这真是奇怪了。结合这个讣告和莫斯坦小姐所说的,整件事情应该是这样的:莫斯坦上尉在伦敦失踪了,而在伦敦,他唯一可能去拜访的人只有舒尔托少校,可是舒尔托少校却矢口否认,说连他到伦敦的事情都一点也不知道。四年之后舒尔托死了。在他死后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,上尉的女儿就开始收到珍贵的礼物,而且一直持续了六年。直到今天,她收到了一封信,说她是受了委屈的女人。这指的是什么委屈呢?是不知父亲的生死,还是什么其他的亏待呢?还有就是礼物寄来的时间,为什么舒尔托死后马上就开始有人寄珠子给她,我猜想那个寄信人是舒尔托的继承人。他明白其中的奥秘,想借此来弥补一些什么罪过。除此之外,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论来解释这些情况吗?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弥补罪过为什么要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方法,做得也太玄妙了吧!并且更无法解释的是,现在才写信,为什么六年之前不写?还说这是要公正地待她,信上是这么说的。她该得到什么公正呢?如果她父亲还活着,这种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了。莫斯坦小姐方面,就你知道的,对她没有什么别的不公正吧?

“里面有一些难题,的确非常令人费解,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沉思着说,“今晚跑这么一趟也许能解决问题。啊,来了一辆四轮马车,上面坐着莫斯坦小姐。准备好了吗?该下去了,时间稍过了一点了。”

我拿好帽子,再拎起一根非常粗重的手杖,福尔摩斯则从抽